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graphic illustration of Vladimir Lenin, set against a solid red background. Lenin is depicted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dark, textured coat over a collared shirt and tie. He has a prominent mustache and is looking slightly upwards and to the right. The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a woodcut or a high-contrast photograph.

列宁

马雅可夫斯基著

飞白译



列 宁

〔苏联〕馬雅可夫斯基著

飞 白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上海

列 宁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 10012 字数 98,000 开本 846×1152毫米 1/32 印张 4 7/8 插页 3

1964年12月上海新1版 1964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平装定价(4) 0.55元

譯 本 序

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維奇·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 年）是苏联著名的革命詩人、苏維埃詩歌奠基人之一。

马雅可夫斯基认为詩人應該是战士，詩歌應該是武器，因此他“把自己詩人的响亮的力量”献給了革命，献給了“进攻的階級”，在十月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也是这样。

正因为这样，斯大林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詩給予高度的評價，认为他“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我們苏維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詩人”^①。加里宁也肯定了他的詩作的革命內容：“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在为苏联人民服务上，是一个卓越的榜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战士，事实上他在創作方面确实是一个战士。他努力不仅使自己作品的內容，而且使自己作品的形式，适合革命人民的要求，所以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說，他的作品是属于人类关系轉折的伟大时代的。”^②

① 1935 年 12 月 17 日苏联《真理报》。

② 《加里宁論文学和艺术》，中譯本第 79 页。

马雅可夫斯基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格鲁吉亚库塔依斯省巴格达季村(现改名为马雅可夫斯基村)。父亲是当地的一个林务官。一九〇六年他的父亲逝世,全家迁居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与革命进步青年有了交往。一九〇八年他参加了俄国社会主义工党(布),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曾三次被捕。一九一一年最后一次出狱后进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学习。当时俄国文学界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未来派,他们主张形式革命,断言诗的内容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只是音响。他们逃避社会问题,躲到莫名其妙的字句之中去。马雅可夫斯基最初认识不清这一流派的有害本质,认为它是文学艺术中革命的“叛变”,他加入了未来派诗人集团。

因此,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诗作,虽然绝大部分的主题都是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制度,却带有未来派的色彩,即使象最有代表性的长诗《穿裤子的云》也不能避免它的影响。后来他本人也曾指出自己早期作品中的缺点,说这些作品晦涩难懂,不易被人理解。然而,马雅可夫斯基早年毕竟受过革命的锻炼,在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帮助和关怀下,他很快脱离了未来派诗人集团。

伟大十月革命为马雅可夫斯基开辟了新的创作和活动时期。他欢欣鼓舞地迎接革命,把十月革命称为“我的革命”。革命后不久,他就写出了《我们的进行曲》、《革命颂》等诗,对开辟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作了热情的謳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他发表了《向左进行曲》,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对国内外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在“罗斯塔之窗”^①的工作。在两年半中间,

他創作了几千幅以詩配画的短小精悍的作品，密切地配合着列宁当时提出的“一切为了前綫”的口号，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这期間他还写成了长詩《一亿五千万》。

马雅可夫斯基在創作上达到高潮是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一九二四年他写成长詩《列宁》，在他的創作中这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他发表了长詩《好！》，这是一首歌頌十月革命，表现无产阶级敢于正視困难、敢于和困难作斗争的英勇气概和頑强精神的力作。在这期間，他曾几次出国旅行，到过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家，写了不少詩，例如：《摩天楼的横断面》、《小姐和乌尔华特》、《黑与白》等，对資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种族歧视、虛伪的民主、自由和文明，以及貧富悬殊的生活，作了深刻的揭露。

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詩是《放开喉嚨歌唱》，但只写成了序曲，沒有完成，詩人就在一九三〇年逝世。

马雅可夫斯基很早就参加革命斗争，在斗争的鍛炼和考驗中，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形象深深地鐫刻在他的脑际。还在一九二〇年，他就写了有关列宁的第一首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九二三年列宁病重，他发表《我們不相信》一詩，一再歌頌列宁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一九二四年列宁不幸逝世的消息，使得他那全面而深刻

① 罗斯塔社（俄国电訊社简称，即塔斯社前身）出版的一种配有短詩的政治宣传画。

地創造列宁伟大形象的愿望变成强烈的創作冲动，正如他在长詩《列宁》中所写的，“我的心举手通过——我有責任提笔写作，义务就是我的通行証”，他閱讀了列宁的不少著作，通过六个月的紧张劳动，写成了著名的长詩《列宁》。

长詩《列宁》由序詩和正詩三章組成。第一章对列宁的伟大一生和不朽事业作了概括的描繪，勾勒出列宁誕生的巨大时代背景；第二章描写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歌頌列宁的革命活动和英明領導；第三章表达列宁逝世后人民群众的悲痛，以及如何化悲痛为力量。

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詩《列宁》中，以飽滿的政治热情和豪放的艺术手笔，概括地描写了伟大列宁的战斗的一生，塑造出列宁崇高伟大的栩栩如生的形象。他放眼看世界历史的发展，革命运动的趋向，在广闊巨大的时代背景上描繪无产阶级革命領袖的誕生，同时把列宁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正确地指出了，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孕育了象列宁这样伟大的革命領袖，为他的誕生准备了条件。

詩人用鮮明的形象和高度的概括，在长詩中成功地处理了資本主义从萌芽、成长到沒落的过程，“給資本主义的整个宗族”画了一幅速写图：資本主义在上升期“是个能干的伙計”，可是到了后来，“他变得臃肿、膨胀、癱瘓”，成了一堆废物，躺在“历史的大路上”。与此同时，詩人用卓越的艺术手法，揭示了資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資本与劳动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間掠夺殖民地的矛盾。从社会发展规律着眼，詩人欢呼着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

級的誕生：

在車床邊，
在車間里，
出現了
皮包骨頭的
工人階級。

詩人描寫了無產階級從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從童年跨進了成年時代”。這時候，“滔天的巨浪沖破了資本主義深塹高壘的要塞。……憤怒的積累，釀成了暴動”，在這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展開生死搏鬥的壯烈場面中，詩人不但聽到了馬克思的“一個偉大的實踐者就要誕生”的預言，而且也聽到了無產階級的呼聲：

在我們中間
將要誕生一個人，
他——
戰鬥者，
清算者，
復仇者——
一定會來到！

馬雅可夫斯基用詩的語言闡明了：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搏鬥中，必然需要自己的領袖；無產階級的壯大和成熟，階

級斗争的发展和尖锐化，也必然会产生革命的领袖，伟大列宁的出现是历史必然的规律。然后他通过凝炼精辟的诗句，概括有力的笔触，把俄国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呈现在我們面前。凡是这个时期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民意派和沙皇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一九〇五年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等，在长诗中都获得了反映，而在各种重大事件的交織中，伟大列宁的一生革命活动和不朽事业，象浮雕似地凸现出来。

诗人把农奴制下的俄国，形象地比喻作“仿佛給成千条树枝乱抽了一頓”、滿是伤痕的江河，就是在这“奴隶的劳动比山上的苦役还要辛酸”的国家里，列宁把“繁重的、日常的、平凡的功勋担負在自己双肩”，“他向着迟鈍的耳朵”千百次說明革命的真理，于是

第二天，

便把觉悟了的

两个人的手

拉在一起，

昨天四个人，

今天就是四百。

今天隱蔽着，

明天就

公开上街。

这四百人

★

将要变成

千千万万，
我們的起义
将要喚起
整个世界。

马雅可夫斯基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英明领导作了热情的謳歌和贊美：“从遙远的未来回顾这些年头，人們看見的首先是列宁的头，——这是从千万年的奴隶制度通向公社时代的一座光芒万丈的巍峨的关口”。他称頌列宁为革命的舵手，在国内經濟遇到困难时，“他果断地轉动舵輪，一下子扭轉了二十个方位”。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列宁在全世界无产階級革命中的丰功伟績的歌頌：

列宁的手
指出了
正确的方向，
一个个国家
紛紛站起。
各族人民——
黑人、
白人、
有色人种
在共产国际的
大旗下
看齐！

马雅可夫斯基很好地表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充实了列宁的崇高伟大的形象。他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他也指出革命领袖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他通盘考虑整个世界，他能看透时间掩盖着的一切”，这些诗句正显示了列宁的高瞻远瞩的革命预见和锋芒锐利的革命目光。关于列宁和阶级、人民群众的关系，诗人是这样描写的：

蒙昧的阶级
碰到了
列宁，
从此就
浩浩荡荡
奔向光明；
充满着群众的
力量和思想，
列宁
也和阶级
一同成长。

诗人又以真挚的感情，有力的笔调，突出了阶级和党的血肉关系：

党

是工人阶级的脊梁。

党

是我们事业的永生。

.....

阶级的头脑，

阶级的事业，

阶级的力量，

阶级的荣光——

这就是党。

紧接着以鲜明的语言，动人的比喻，指出了党和她的缔造者、组织者和鼓舞者列宁的不可分离的联系：

党和列宁

是一对

双生弟兄。

在历史母亲的眼中

哪一个

更为贵重？

我们说

“列宁”，

指的就是

党；

我们说

“党”，

指的就是

列宁。

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中不但出色地塑造了列宁的崇高伟大的形象，而且通过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彻底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列宁教导我们：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必须采取革命手段，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马雅可夫斯基紧紧掌握着列宁主义的这一精髓，以高亢的音调激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冲击：

他(资本主义)成了

一堆废物，

在历史的大路上

高枕而卧。

从他身旁

根本没法绕过，

唯一的办法

就是

爆破！

马雅可夫斯基从革命的实践中知道，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革命的道路上，有时也会遇到暂时的挫折。对待这样的挫折采取什么态度，是立场动摇，丧失斗志，畏缩不前，还是坚定意志，增强信心，继续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推翻反动统治政权，这是测验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在长诗中痛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立场动摇，以及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召回派等发出的“病态的哀鸣”，并且号召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不！

完全需要

动用武器，

不过应该

更加坚决，

更加努力。

工人阶级

要重新站起。

新的起义

为期不遥，

不是防守——

而是出击

应当成为

群众的口号。

长诗还揭露了二月革命后篡夺革命果实的克伦斯基资产

階級临时政府,对叛变革命的孟什維克給予无情的鞭撻,同时歌颂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和他与右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决心:

“同志們!”

在最靠前的

几百人的头上,

一只指引方向的

巨手

伸向前面:

“扔掉

社会民主主义的

破烂衣衫!

打倒

妥协派和資本家的

政权!

.....

万岁,

建設共产主义的

党!

万岁,

爭取苏維埃政权的

革命!”

正是列宁的这种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鼓舞着人民用

革命的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长诗也处处反映出十月革命的光辉，列宁主义的光辉。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是列宁主义的又一精髓。在对待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马雅可夫斯基表现得既明确又坚决：

现在需要的

不是蜡一样的仁慈，

而是压力。

.....

要斗争，

就要把敌人

斗得焦头烂额，

唯有铁的专政

才是胜利的锁钥。

马雅可夫斯基从革命实践中知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他愤怒地驳斥那些说肃反搞错了的别有用心的人：

谁在那儿喊喊喳喳地

说肃反

“惨无人道”？

对这种白脸土匪

我要猛唾一口

“呸！”

长诗《列宁》还洋溢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长诗的最后一章，马雅可夫斯基真挚地表达了全世界人民、苏联人民哀悼伟大领袖列宁逝世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同时，又把悲愤为力量，以高亢昂扬的音调鼓舞起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正是由于诗人充满着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而在悲痛殡葬中，他能够听到：

活的列宁

又在发出召唤：

“无产者，

准备进行

最后的斗争！

奴隶们，

挺直腰干，

不要再下跪！

无产者的大军，

快整好队！

即将到来的

欢乐的革命

万岁！